

悲劇時代英雄：

神秘人物張沖 (終篇)

●朱開來

民國三十年一月，發生皖南「新四軍事件」

，國共雙方情勢益趨惡化，張沖這時的心情至爲沉重，終日鬱鬱，不知如何挽救。同時，張沖備受國民黨內少數人強烈的不滿與攻擊。據一位故中央民意代表告訴筆者說，在一次黨內重要會議上，張沖曾被一位出席人士擲了一隻茶杯，幸未擲中。從此張沖極爲灰心，乃秘密立下遺囑，存放在保險箱中，準備於必要時，一死以報蔣中正委員長的知遇，以謝老母的養育之恩。皖南「新四軍事件」發生後，蘇俄駐華大使潘友新晉見蔣委員長，呈述對該事件之關懷，不啻是對中共撐腰。蔣委員長則對潘大使說明解散新四軍之理由。效將三十年一月二十五日談話紀錄錄次：

「時間——三十年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時。

地點——曾家岩官邸。

委座：大使面容似欠健康，得毋略有感冒？

大使：略有不適，惟此病係自做國帶來者。

委座：盼望大使保重。

大使：蒙委座關懷，至爲感謝。今日晉見，欲有所陳。貴國中央軍隊與新四軍之衝突，蘇聯政府業已知悉。蘇聯政府對於此次之衝突與鬥爭

，非常關懷，深恐由此引起內戰，因而損及貴國抗戰之力量也。

委座：關於此次事件，本欲與貴大使一談，今日得此機會，當舉事實之經過以奉告。今日中國軍隊皆爲國民革命軍，而新四軍亦爲國民革命軍之一部，根本上無中央軍與新四軍之分。亦無所謂衝突或鬥爭，更無內戰可言。此次中央處理新四軍，完全在整飭軍紀之一點，須知軍隊而無軍紀，如不服從命令，必不能成其爲革命軍隊。故軍紀之問題，實爲革命軍抗戰勝敗問題，亦即我國家生死存亡之問題，故不能不嚴格執行。此次解散新四軍，更不能認爲足以減少抗戰之力量；反之，軍紀之整飭，使軍隊皆知服從命令，執行紀律，正足以增加我全部軍隊團結抗戰之力量。蓋敵人如知我國軍隊有自由行動，防礙作戰，甚至攻擊友軍，殘害友軍，如新四軍者，若不從速處置，則敵寇日軍侵略野心必將更熾，如此抗戰局勢，更不堪設想。故處置新四軍之問題，純爲一軍紀問題，而絕非政治問題，更非黨派問題。亦必須軍事先有統一，方能鞏固政治之團結，任何各國革命歷史，必須在軍隊能樹立森嚴

的紀律，維持統一之指揮，然後可以言作戰，然後可以言革命。否則軍不成軍，國亦不國，何能抗戰？何能革命？四年以來，貴國及各友邦對於我國始終援助，原期我國抗戰勝利，民族解放，國家獨立，革命成功也。惟勝利之保障，端在指揮之統一，命令之有效與紀律之樹立。否則一旦軍紀廢弛，命令無效，必無以抗戰，更無以答副友邦援華抗戰之盛意。貴大使對於此次事件之關懷，此種友誼，至爲感謝！惟余可爲貴大使告者，中國爲求抗戰勝利計，必不容軍隊中常有違背紀律、反抗命令之事。而紀律之整飭，命令之貫徹，正足以提高革命精神，增加抗戰力量，亦所以予敵寇日軍以精神上之打擊，使彼知我國軍隊乃爲有紀律、有精神之革命軍也，同時更可促成我軍內部之協和與團結。此必爲貴大使所樂聞者。

大使：聞此次新四軍係被願祝同司令長官所部大軍所包圍。

委座：此與事實完全不符。蓋新四軍已首先進攻鄰近之友軍，故願司令長官乃不能不予以紀律之制裁矣。

大使：意者新四軍爲數不過六、七千人，何敢進攻鄰近之大軍。

委座：新四軍之干紀抗命，已非一日，由來已久。余可保證新四軍之種種宣傳，純爲謠言，絕不可信。此次事件之經過，已見於日前公布之命令。貴大使如欲知其詳，余當派賀主任詳加說明。蓋新四軍違抗命令，傷害友軍，與妨礙抗戰之事，已屢見不鮮。自去年春季以來，該軍自行行動，先後在江北襲擊韓德勤、沈鴻烈等各部隊，殘害官長，襲擊友軍，指不勝數，中央一再寬容，冀其終能覺悟，乃該軍竟怙惡不悛，變本加厲，最近且在江南進攻各友軍，中央若再不加懲處，則軍紀掃地，抗戰絕望。故余對此實具決心，蓋非如此處置，以後無法指揮全國數百萬之軍隊，而國家亦因此必致滅亡也。

大使：敝國援助貴國，擁戴委座之誠意，想委座亦必知之甚稔。即敝國人民，亦莫不同情於貴國之抗戰。蓋貴國爲求獨立自由解放而抗戰，實爲神聖之偉業，敝國政府與人民未有不祈求貴國之勝利者。

委座：此種盛意自當銘感。亦惟如此，故不能不加緊努力，以求爭取勝利。惟勝利之保障，端在軍紀之整飭，否則將無從繼續抗戰。余爲求祖國之解放，不得不樹立軍紀，此在任何革命國家皆莫不然。

大使：請問委座今後將如何把握大局？

委座：我保證大局絕不因此次事件而有任何變動，中國當繼續抗戰，直至最後之勝利爲止。

大使：請問今後新四軍在江北之部隊，將如

何處置？

委座：今後之問題，余已爲貴大使言明，新四軍之解散，決非政治或黨派問題，亦不牽涉其他之軍隊。例如第十八集團軍之一部，如能遵照余兩月前所發之命令，如期北調至冀察戰區，則中央仍以國民革命軍之一部待之，自當一視同仁。往日所商討之各問題，待十八集團軍遵命北渡後，仍可照前議辦理。總之，中國爲求抗敵致勝以答副友邦之盛情，必須整飭軍紀，貫徹命令。只要各部隊能服從命令，恪守紀律，則其他一切自可以寬大處之。至於此次之解散新四軍，毫無政治與黨派問題，更無損及抗戰力量之顧慮，此乃余所能自信者也。（至此潘大使與辭而退，時約五時。）

三十年三月，國民黨蔣中正總裁發表張冲出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，由此可見蔣總裁對於張冲信賴之專了。

### 病逝重慶國失英才

張冲平日的生活，除參加宴會外，常喜歡到小飯館或路攤用餐。三十年六月中，某日中午，他和一位小同鄉到重慶上清寺一家上海人開的小飯館吃菜飯，及隔兩天，即感不適，於二十一日住進歌樂山醫院診治，經送診斷係患傷寒。不是因爲吃了菜飯的關係，則不得而知。

住院的第二天，亦就是六月二十二日，一個星期天，德國的狂人希特勒，竟踏着拿破崙兩線作戰敗亡的覆轍，在「天時地利」俱不利的條件下，揮軍攻入蘇俄。初期，德軍勢如破竹，長驅

直入，直迫莫斯科城郊。可是「天時」救了蘇俄，冬季來臨，大雪紛飛，加以蘇俄內地道路失修，雨雪載途，滿地泥濘，德軍的機械化部隊，無用武之地，同時交通不便，補給線過長，這是「地利」的不利，使德軍遭遇了異常的困難。在「人和」方面，希特勒亦是失算的。他沒有利用蘇聯各邦人民反蘇、反共、反史達林的仇恨，准其各自獨立，並對投誠的俄軍予以收編，利用他們作爲先鋒。如再將出兵日期提前，則莫斯科早於雪季來臨之前即已攻下。如果莫斯科攻下，俄軍勢必退往西伯利亞，日軍見有機可乘，必與德軍東西合擊，圍攻俄軍。蘇俄能否生存，頗成問題，歷史恐將重寫。

二次大戰的結果，德國終於慘敗。希特勒與其情人艾薇·布勞茨，自殺於柏林地下室內，再命隨從以汽油焚屍。唯一的大贏家，是史達林。他卵翼了東歐各國，出賣了中華民國，扶植中共竊據大陸。

德蘇戰爭爆發以後，張冲日夜焦慮，恐怕影響中國對日抗戰，不能安心養病。

那時，傷寒病的特效藥，蘇俄已能製造。蘇俄總顧問崔可夫乃電莫斯科，託人購買，空運到渝。崔可夫親自送到醫院，當面請張冲服下。張冲爲了外交禮貌的關係，不能不假意服下。可是等崔可夫走了，他又吐了出來。張冲不信任蘇俄人的好意。

七月中，病稍癒，乃由醫院遷回山洞寓所。對於公務，在病中仍然不斷處理。八月初，因某項要公，親赴蔣委員長官邸請示。返寓後即感不

支而昏迷，經急救後始漸甦醒。在病中，周恩來常常來訪。最後一次，是在八月六日。那天，張冲自感將不起，特囑周恩來以後多與鄧介民保持聯絡，以免國共關係的中斷。（抗戰勝利後，美派馬歇爾來華調處，成立軍事三人小組。張羣代表政府，周恩來代表中共，馬歇爾為美方調人。後復於北平設立軍事調處執行部，政府代表為鄧介民，中共代表為葉劍英，美方代表為羅賓遜。）

重慶的夏季，特別的炎熱。加以敵機日夜不停的轟炸，其間中斷的時間極短。由於醫護人員疏忽照顧，連注射葡萄糖的人都找不到。到了八月八日以病突轉劇，進入昏迷狀態，終於十一日晨六時與世長辭。靈柩暫厝山洞附近，擬於勝利後運回原籍，安葬於雁蕩山。可是勝利後時局變化太大太快，始終未能如願。十一月初，重慶各界包括中央組織部、中央秘書處、國民外交協會、中蘇文化協會、中法比瑞文化協會、反侵略協會中國分會、留俄同學會、哈爾濱法大及工大同學會、交大同學會等十個機關團體，共同組織「張淮南先生追悼會籌備委員會」，於九日上午八時假夫子池新運服務社大禮堂舉行追悼會。是日到會中外人士約千餘人，蔣委員長親臨祭奠，並親筆為之誄詞云：「赴義至勇，秉節有方，斯人不永，干將沉光。」備極哀榮。

張冲是國共第二次合作的關鍵人物。如果當年張冲沒有病逝，以後國共雙方局勢的發展，日趨惡化，他既無法挽回，更不會如張治中等人之降共，則只有自殺一途。因為他早已立下遺囑，作此準備。可謂「死得其時」乎？張冲是這個悲

劇時代中的悲劇人物。

## 周恩來撰統戰降文

周恩來於民國三十年十一月九日重慶各界舉行「張淮南先生追悼會」的當天，曾在重慶大公报發表「悼張淮南先生」的悼文。這是一篇充滿小資產階級情感的文章，當非周恩來的親作，想必是係由一位高手段筆，不像共黨普羅作家的作品。同時，亦充滿了「統戰」意味。中共四人幫垮臺後，此文與國民黨先烈林覺民、散文作家葉聖陶等人的作品，同時收入孫起孟所編「羅作進修讀本」，在大陸流傳甚廣。

該文中有兩點須加說明：

一、文中周恩來說他與張冲相識，是在西安事變以後。這是不確實的。他與張冲相識的地點是在上海，時間是在二十五年五月中。其後張冲並曾陪同周恩來、潘漢年二人到南京，晉見陳立夫後，再轉往莫干山晉謁蔣委員長。

二、文中周恩來說：「臨末一面，猶殷殷囑我與某先生保持聯絡。」按某先生即係鄧介民先生。

茲將周恩來這篇「統戰」悼文的原文錄後：

「淮南先生逝世將三月了。每念公誼，迄難忘懷，而且也不能忘懷。

「我識淮南先生甚晚，西安事變後，始相往來，然自相識之日始，直至臨終前四日，我與淮南先生往來何止二三百次，有時一日兩三見，有時且於一地共起居，而所談所為輒屬於團結禦侮。堅持國策，至死不移，淮南先生誠五年如一日。

五年來國內外風波頓起，淮南先生尤首當其衝，而風波之險，謠詠之多，甚且侵及先生，但淮南先生輒處之泰然，絕未以一時「行情」，動其心志，變其神態，且因難愈甚，而先生之努力亦愈多，奔走愈勤。這種至死不息的衛道精神，淮南先生也是五年如一日。我與淮南先生初無私交，且隸兩黨，所往來者亦悉屬公事，然由公誼而增友誼，彼此之間輒能推誠相見，絕未以一時惡化，疏其關係，更未以動於往還，喪其資格。這種兩黨間相忍相重的精神，淮南先生是保持到最後一口氣的。淮南先生為國民黨的青年中委，但從未以此驕人，且曾任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總幹事，亦從未染近日「調查統計」人工作的習氣，在平時待人接物，尤極謙和，而青年英俊之氣，亦未稍衰。這種動定咸宜的守身立世之道，淮南先生也是守之至死不渝的。綜合先生生平，蔣委員長輒之為「赴義至勇，秉節有方」，可謂深知其人。在我印象中的張淮南先生，尚可續上「臨事有恒，持躬至謹」兩語，以為之贊。五年來，我與友黨人士相識，無慮數百，惟因工作關係，始終安危與共的淮南先生實為其最。今逢開會追悼之日，愴痛之情，不能自抑我對於往事的回憶。

「我識淮南先生，雖在西安事變之後，但淮南先生奔走兩團黨結，却早在西安事變之前，臨潼變時，淮南先生亦被羈留近兩旬，我於事後知之，以不及謀面為憾，事平，先生復入陝，遂得相見。為兩兩黨團結時，幾朝夕往還，達三四月。彼時，甚至以後，參與其事者固不僅先生一人，惟先生為能始終其事。先生與我，並非無黨見者

，惟站在民族利益之上的黨見，非私見私利可比，故無事不可談通，無問題不可解決。先生與我，各以此自信，亦以此互信。每當問題爭執之際，我輒以「敵人所欲者我不為，敵人所不欲者我為之」之義陳諸先生，先生亦常以此義相督責，故問題終得解決。先生這種忠於民族國家利益的精神，直貫注到他臨終前致某先生書及和我的談話中，猶殷殷以兩黨團結為念，可見他在一開始奔走團結時所表現出的忠誠，並非偶然了。

「其後，淮南先生伴我一登莫干，兩至匡廬，凡所奔走，靡不與聞。因先生之力，兩黨得更接近，合作之局以成。『七七』變作，『八一三』繼之，先生不僅忙於團結，且復奔走壇坫，未幾，即出國赴蘇，完成樹立強援使命，而國內團結少先生參加者却近半年。接替之人竟至一翻成議，肇成以後糾紛不解之局。迨先生歸來，雖一再圖謀挽救，終因事態已成，難於根本改變，居常引為憾事。然亦正因先生歸，武漢之局，得以開展。於此，亦可見先生一身關係之重，在國，國內合作成，出國，國際強援樹，去國事頓，回國勢轉，先生雖非決最後大計者，然其任事之勇，奔走之勞，已匪異人任了。

「由武漢而重慶，淮南先生更辛勞備至，一方面既忙於國際團結，另一方面又忙於國內團結。其時，國內一部分人士已轉移其眼光對內，而先生獨持正義，力主以團結禦侮為尚。民二十八年春，我有江南之行，是夏，復北返延安，均賴先生助其成。不幸，抵延後，我因折臂出國就醫，不與先生共安危者幾及一年。此一年中，國內

風波迭起，賴先生斡旋其間，得使局勢未臻惡化，而我則養傷國外，真覺愧對先生。

「去歲夏初來渝，復與淮南先生往還，而團結之局，亦日入險境，但先生努力不稍懈。今歲一月事起，二月報事隨之，三月為參政會期，四五月中山戰役，此中風浪之險，環境之惡，為五年來所創見，先生勞神焦思，力維大局，備極憔悴。六月蘇德戰事起，方冀先生不得施展於國內者，將償志於國際之活動，不意竟先一日而病倒。病榻相慰，初尚以納粹第五縱隊作祟戲語先生，孰料一病纏綿，竟至不起。數次視先生病，輒蒙以兩黨關係為問，臨末一面，猶殷殷囑我與某先生保持聯絡。先生既逝，聯絡乃似中斷。嗣每遇風波，輒增先生不在之思，而每念先生，更與安危誰共之感。

「然而，抗戰還在堅持，團結更須加緊，再求一如淮南先生者出而繼任鉅艱，賡續前功，應早在國民黨賢明當局的選擇之中了。可是，淮南先生已不愧為國家民族之棟樑，已不負於蔣委員長特達之知，即在吾黨，亦深痛喪此良朋，何況國民黨失此忠貞，其損失何可計算！但我們相信國民黨儘多英才，尤多關心團結致力禦侮之人，淮南先生雖死，其至勇至謹有恒有方的精神，猶照後人，必有許多繼起者補其崗位，替其職守，這是我們最所企禱，也是全中國人民所最熱望的了。

「目前形勢正如吾黨毛澤東同志所說：『全世界人類的任務，是團結起來反對法西斯，而全中國人民的任務，則是團結起來反對日本的進攻。』

現在這兩種團結都有大大加强的必要。」而民族領袖蔣委員長更號召全世界反侵略各國聯合奮鬥，團結制敵。在這種國際團結的任務面前，我們國內團結，如不加緊，如再惡化，不僅無以與奮世界反侵略各國的聯合奮鬥，抑且無以對前方將士被難同胞的流血犧牲，更無以繼淮南先生五年來奔走團結戮力禦侮的遺志。果如此，追悼又有何用？

「但是，淮南先生的精神尚在，這是團結的象徵，前線的血還在流，怎能分得出屬於何黨何派？碧血丹心，精忠報國，都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，而淮南先生正是其中傑出的一個。

「我們追悼淮南先生，我們便應踏着淮南先生的道路前進。淮南先生的道路，就是團結的道路！」

「張淮南先生精神不死！  
國際與國內團結萬歲！」

### 編輯啓事

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，日有十數起，惟有許多稿件，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，因此希望作家們在撰稿之前，詳細參閱稿約，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，輕鬆自然，幽默雋趣；來稿以六千字為限（長稿採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件不在此限）。來稿若未採用，恕不奉覆，亦不退稿（務請自留影印底稿）。